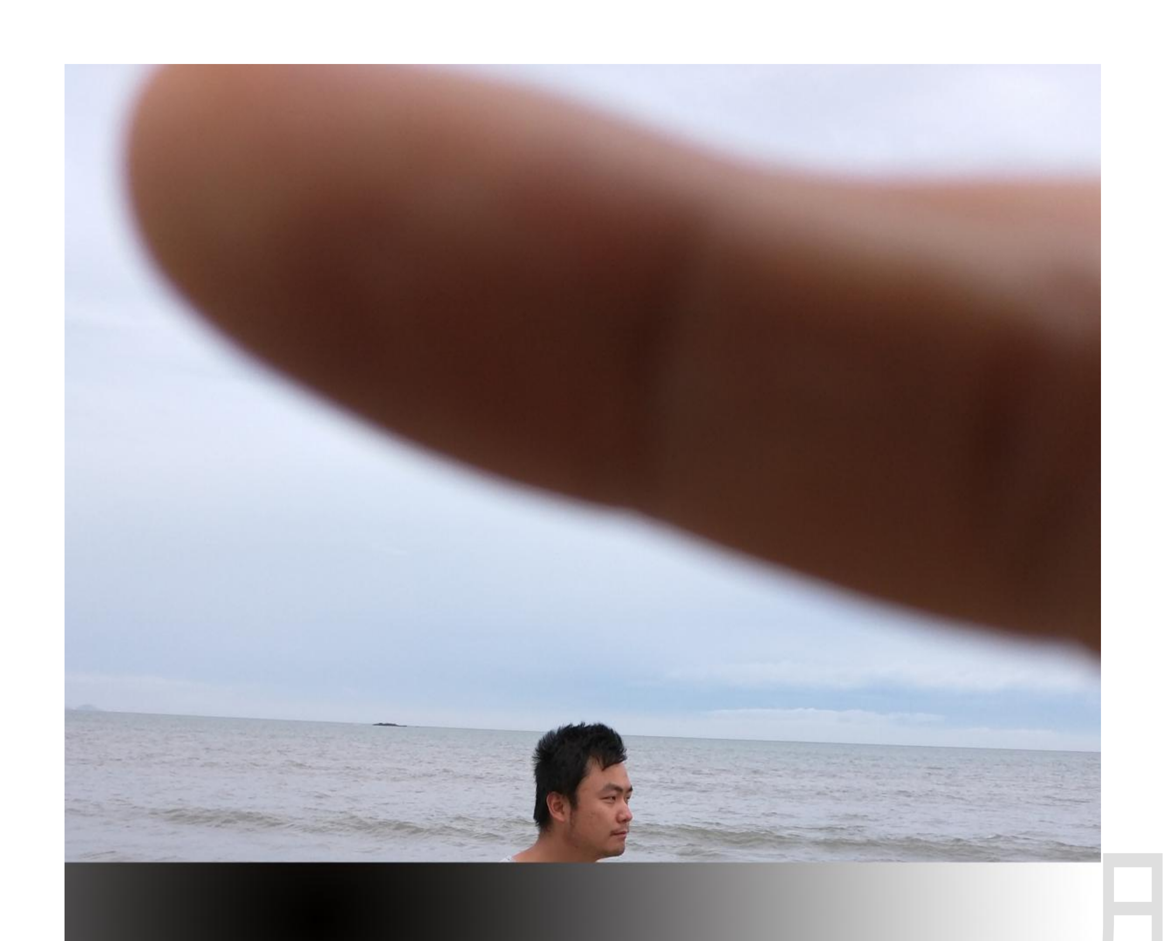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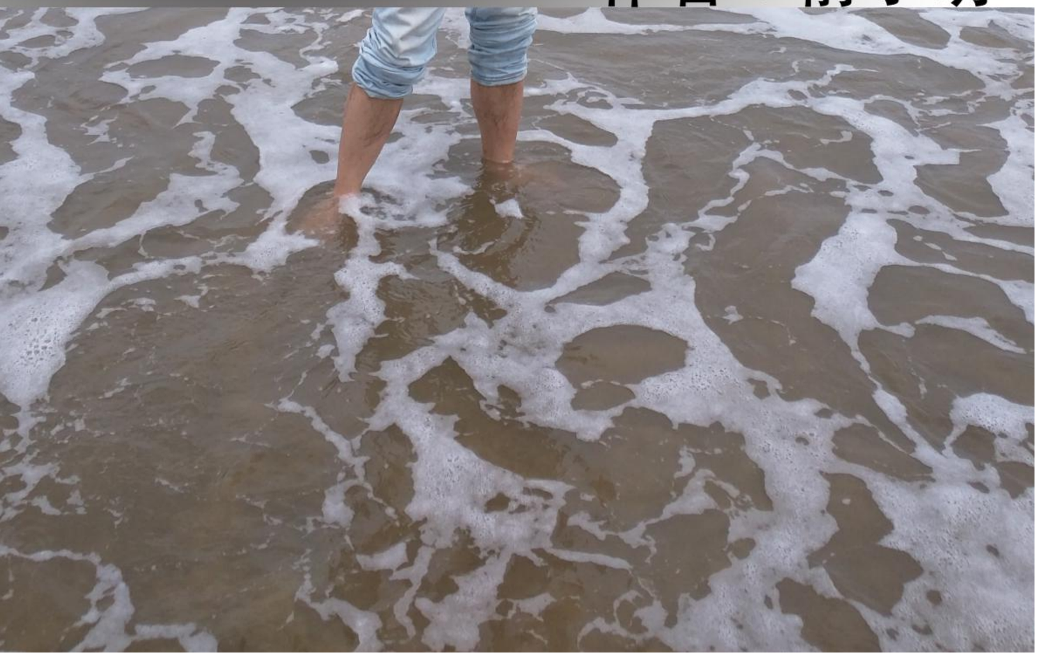


月

心宇将灭

作者：俞小明



作者：俞小明

前言

本作品是一部虚构的近代言情历史小说，故事含沙射影地道出了上个世纪 40 年代的历史变迁，几位主人公纠结着自己的历史问题，因为顶着一个「汉奸罪名」而惶惶不可终日，最终，侍女小倩为了报答碧城小姐的恩情选择了牺牲自己，书中展现了几位主人公的情感纠葛，不仅故事趣味可口，也有许多值得人们思辨的地方。

序

说起与作者相识有些时日，这期间多谈论创作之道。今有幸为其提序，心之快矣。

我并非故作文言状，只是忽而想起，觉得这其中乐趣诸多。既以如此，那便先来谈作者，我觉作者对本文的态度可谓之认真，于创作期间，其改过多稿，甚有推翻前作，能做到如此实属不易。

依我之见，其从前之作品可不看，但这部不看也许是种损失。虽本文也有不足之处，但与之前作品相比，是有进步，与不同之处的。于作品我不必过多言语，大家看后便知，相信会有所收获。

Ehi

2017.3.5

序

說起與作者相識有些時日，這期間多談論創作之道，今有幸為其提序，心之快矣。

我並非故作文言狀，只是忽而想起，覺得這其中樂趣諸多。既以如此，那便先來談作者，我覺作者對本文的態度可謂之認真，於創作期間，其改過多稿，甚有推翻前作，能做到如此實屬不易。

依我之見，其從前之作品可不看，但這部稿也許是種損失。雖本文也有不足之處，但與之前作品相比，是有進步，與不同之處的。於作品我不必過多言語，大家看後便知，相信會有所收穫。

Ehi

2017.3.5

主要人物介绍

汪兆铭：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，职衔：副主席

胡兰成：汪副主席的笔杆子，日伪时期的 X 报社社长。

汪碧城：汪副主席的外甥女。

小倩：汪碧城侍女。

张爱玲：胡兰成的妻子。

陆曼贞：胡兰成曾经的情妇。

毛啊四：76 号特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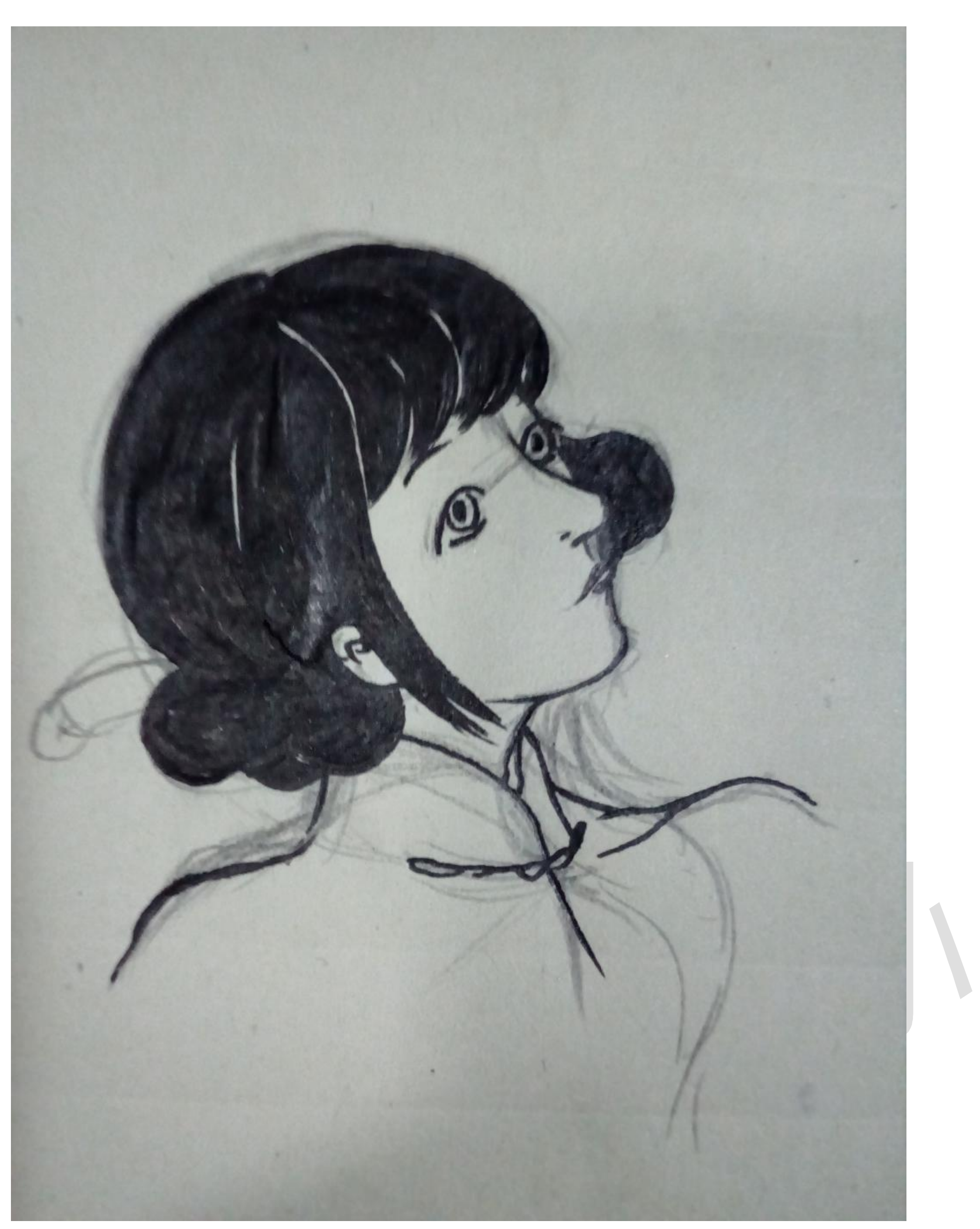
南一辉：日本思想家

祝鸿才：警局老油条。




Chi


Ehi




Ehi



（一）

突入袭来的秋风比历年来的都勤快，落叶愁闷似的萧落了下来，几片

长叶滚着地儿时停时走，猛地大风搐来，一群落叶在空中扑腾翻滚，终究卷入尘封的世界。

树叶发出「沙沙」的摩擦声，像针刺一样贯入兰成的耳根，兰成的内心感到局促不安，手臂麻木不觉，于是乎抡了几回胳膊，抖了抖笔，方才摊开纸笔，拟下明日报讯头版标题：主席政躬日臻健康，喜讯传来满巷欢腾。

这时门「咿咿呀呀」地发出声响，时而发出胡琴似的低长音，胡兰成无端觉得那是一种呜咽，心情骤然忐忑起来。只见他直起身来，走到门后，手指拢住把手猛地拉开插销，只觉一道红光透过门缝洒进屋里，这光线虽然没有白天的日头来的咄咄逼人，却也逼人摆出遮蔽光线的手势。

胡兰成微睁双眸，透过门缝瞧见外面的晚霞倾红了半边天；索性敞开了门一脚踏出沿阶，见走廊四周万籁俱寂，这才眺窗望去，只见一只孤骛逐着那轮铜饼似的火烧，甘愿化为一颗天际间的黑子，湮灭于夕阳的余辉下。

兰成看得透彻，心中油然升起一股离情别绪的惆怅来，内心感慨这日头哪有不落的道理，他的神情象是在须臾什么，这时，电话铃声「叮铃铃」地不绝于耳，兰成晃了晃神，回到伏案桌前，不慌不忙地撩起

电话，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嘶哑的声音：是兰成吗？

胡兰成的心「咯噔」了一下，心跳似乎循着铃声到了嗓子眼，胡兰成从一只手抓电话改成了双手托举：是，我是兰成，紧接着又无趣地问道：汪副主席的身体可好痒些了？

汪兆铭没有作声，兰成心中思忖：「瞧着一言不发的阵势想必不是什么好兆头，」电话的那头许久才传出汪副主席的柳州官腔：「我的旧疾你是晓得的，现在说这些已经为时已晚，若还有的治，我亦无须远赴东洋。」话说到此处，汪兆铭便悲不绝于心，唏嘘了几句，胡兰成自知汪副主席时日无多，不觉两行热泪扑簌簌滚落了下来，滴在自己的「虎口穴」，兰成哽咽道：主席只需静养。用不了多日，身体必无大恙。

汪兆铭平复了下情绪，说道：兰成，我有一事要嘱托你。
胡兰成毕恭毕敬地回应道：主席请说。

汪兆铭说道：我不在期间，希望你好好替我照顾碧城，碧城是我的外甥女，想必你是知晓的，现在是战时统治经济，物资配给难免紧张，我是晓得你的难处的，已经命令「一区公署经济处」帮你多要了一些物品配额，方便你的生活所需，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少操点心，如果还有什么困难，你尽管提出来，我能替你办到的必然竭尽所能。

胡兰成的眼角噙着泪花，他还想说些什么，却如鲠在喉，亦无从继续说下去了，汪兆铭见胡兰成默不作声，随即挂了电话。

（二）

翌日，国民政府宣传部王干事携着碧城的行李，衔命来报社找胡兰成，胡兰成初见碧城，乍看愈发觉得象是从东洋来的学生。可能受到东洋人的教化，穿着打扮透着东洋女生的灵气，　穿着一件红白条纹的单长衫，风格却是日式的，头上打个红绸蝴蝶结，一头如墨的中发札成马尾辫子置在脖子一边，刘海点缀着眉尖，显得若隐若现，高瘦清冷的面庞透着隽秀气，相貌亦是有圆有方，圆的是乌溜溜的一汪秋水，方的是那框青春的轮廓线。

胡兰成亲切的关怀道：我已经让王干事帮你张罗了一间房，就在沿街「姚宅石库门」的巷子里，那里是一处三合院式的近代民居，地方显得宽敞，我已经和「洋行协理」梅珍夫人谈妥了，租期三年，她听闻是碧城小姐要住，心中是一百个愿意的，房间内还特意布置了一架钢琴，说是久闻碧城小姐在文艺界颇负盛名，能弹奏些好曲子来，所幸就把这架钢琴留下了。

碧城笑而不语，只是低着头自顾坐了下来，也不称呼先生。胡兰成又

把目光投向小倩，说道：想必这位是小倩姑娘吧！

小倩那张观红瘦小泛黄的脸看上去象是从贫苦家庭出来的孩子，穿着一件略显宽大的蓝绸夹袍，那个年代的女娃吃不饱饭是再也家常不过了，因此青春期没有发育好，穿什么衣服都给人一种平面镜的感觉，胸部亦是没有玉笋一般的隆起状，小倩捋了捋一旁肩边的辫子，称呼道：先生。

胡兰成旧话重提：我听内政部的人说，汪副主席的外甥女才华横溢，不仅会吟诗作画，还是有名的钢琴演奏家。一边说着，一边「低头猫腰」从桌下掏出一个暖热水瓶来，先是沏泡了两杯茶，算是给两位姑娘的周到。

小倩兴奋地连连点头，兰成本不是夸她的，她却自个儿兴奋起来，说话声音底气十足，一看就是直性子，肚子里到底是藏不住话的，小倩迸出话来：那是，也不看我家小姐是谁的外甥女，她最擅长的就是钢琴独奏，还有......话说到一半，只见碧城皱了邹眉，投去怪罪的眼神，小倩这才欲言又止。

兰成食指扣住杯柄先是迎面递予一杯给碧城奉上，碧城矜持地恭迎了上去，双手礼貌的捧住茶杯的搪瓷外壁，胡兰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碧城的英容相貌，未曾料想这茶杯不亦久端，碧城端久了难免掌心发烫，于是咳嗽了一声，胡兰成这才把手一松。

他又递予一杯茶水给予小倩，小倩接过茶杯，吹了吹杯中的水蒸气，

也不讲究喝茶的学问，囫囵闷了下去，连口茶叶渣都不剩。胡兰成瞧时候不早了，说道：午餐时间到了，不如我们找个馆子先吃饭。

碧城轻声说道：不用麻烦了，我们方才在路上吃了些点心，不如叫辆黄包车直接把我们送到住处就行了，我们自个儿煮面条吃。

小倩的肚子袭来一阵一阵的「咕噜咕噜」声来，兰成说道：想必小倩姑娘是没吃午饭的缘故。小倩的脸蛋涨的通红，显得很难为情，终究肚子是不会说谎的。

兰成笑道：吃过就吃过，没吃过就没吃过，不必在我这里客气！

小倩回过头去，瞥了一眼碧城，碧城面露些许的难色，说道：外面也没有我们爱吃的菜，到是怪想念大黄妈做的「君踏菜」，这菜与笋丝咸菜一起做羹很鲜美的，只可惜她没随我来，要不然让她备些来才是好的，一同煮了大家分了吃。

小倩跟着应道：想必这里是没有的了。

胡兰成笑道：这道「君踏菜」虽说这里没有，倒不如我讲一个和这「君踏菜」有关的故事，不妨吊吊二位小姐的口味。

一听到讲故事，小倩来了劲，努嘴小嘴巴说道：你讲的故事必须得打动我们喔，要不然我们家小姐可是要拿你是问的。小倩端坐了姿势，挪了挪屁股，摆出一副慈禧太后看大戏的样子，碧城瞧这丫头平日里也是被她惯坏了的，也不分场合，见谁谁都「人来熟」，碧城拿她可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又心想：眼前的这位胡先生据说是舅舅的笔杆子，想必是满腹经纶的了，不如借此机会听他说上一番，也好让我瞧瞧他的学识和修养配不配做舅舅的「文胆」。

兰成微微向二位姑娘点头示意，又摆出一副说书人的样子，字正腔圆地娓娓道来：话说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掳走，钦宗之弟康王赵构仓皇南逃，路经江南名曰洪塘的地方，金兵穷追不舍，幸得有一户农民三男一女阻拦金兵，康王得以虎口脱生。康王即位后，便在路经此地的石桥上取名为「留车桥」，这个村子也叫「留车桥」，被康王车驾践踏过的一种蔬菜就叫「君踏菜」。

碧城莞然一笑，站起身来鼓掌道:不愧是先生，到底肚子里是有学问的。

胡兰成听到「先生」二字，会心一笑，说道：惭愧，惭愧，汪副主席才是当世的大才子，其诗堪称当世一绝。

碧城的脸色突然沉了下来，说道：只可惜他写的诗意象太过悲怆，都说「诗言志」我看舅舅是言他自己的「曲线救国」了，他这样的牺牲无非是想拿自己的耻辱换取「和平运动」，只可惜我们都成了他局中的棋子，想脱身却越陷越深。

兰成说道：不如我们先去吃饭吧，有什么话吃完饭再续。

碧城怨道：我突然没了吃饭的心情，我和小倩先回住处去了。

胡兰成见碧城这幅态度，沉吟片刻，思忖着：眼下时局不稳，加上汪副主席病情恶化，生命危在旦夕，刚才碧城小姐的言下之意已经足以表明形势的严峻。到底是明白了碧城小姐不肯吃饭的缘由了。

于是胡兰成提着碧城的行李箱子来到客厅处，又吩咐报馆的汽车夫准备好出行要用的车辆,一行人帮衬着搬行李箱子......

（三）

渐远处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打醮声，瞬间划破了寂静的清晨，这一晚碧城本就睡不安稳，被这「钟磬丝竹」的诵经声一叨扰，愈发睡不着了，碧城左眼皮跳动的厉害，心神被这么一搅，脑海里反倒浮想起自己奔丧时候的情景来，碧城不敢继续想下去，于是闭上眼睛佯睡，却始终辗转反复，碧城猛地从床上直起身来，嚷道：小倩，小倩。

小倩揉了揉惺忪的眼睛，从后房出来，说道：小姐你这是怎么了，时间还早着呢，以往你可不是这样的。

碧城抓住小倩的袖子问道：刚才是否有听到和尚的念经声？
小倩禀道：我们这里连个木鱼都没有，谁会在大清早做那么无聊的事情，又不是谁家死了人。
碧城紧紧拽住小倩的手，又仔细听了一遍，并未闻见什么打醮声，这才抒了一口气，喃喃说道：可能是我多心了。

又过了几个时辰，天空褪去微亮的晨曦，弄堂里开始传来小贩的叫卖声，和往常一样，碧城先是漱了口，洗了脸面，吃了南洋小笼包子。早上湿气还未褪去，却又下起阴雨来，屋内的空气不觉令人窒息，憋的她喘不过气来，于是碧城推开了门，走到檐廊底下，檐廊的上梁是

半月形的拱门，拱门的正面刻着木雕的牡丹团锦图，虽不及皇家建筑来的雕梁画栋，却不失工匠精神，牡丹花纹镌刻在木梁上，显得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，都说牡丹代表祥瑞，但乱世纷争，又何祥瑞可言呢？

然而她的内心却是枯萎似的，碧城扶着檐廊的栏杆低眉紧蹙，只见院门外人头攒动，一群人围着小贩蜂拥而上，纷纷争相撕扯起报纸来，碧城忙唤来小倩，道：快去外面瞧瞧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
小倩诺声而去，从报贩哪里瞧得消息，又三步并作一步，从楼梯间「扑咚扑咚」的小跑上来，还没等碧城开口，碧城沮丧着脸说道：汪~汪先生。

碧城关切道：舅舅怎么了？

碧城道：汪先生仙逝了。

碧城惊闻噩耗，不觉悲由心生，只觉眼前漆黑的一片，象是在放黑白电影，小倩的身影亦变得模糊起来，小倩迎身上去，扶住碧城的胳膊道：小姐，你这是怎么了。

碧城道：我没事，你快些替我吩咐兰成先生，让他务必帮我张罗好舅舅的丧事。

汪兆铭去世的消息很快传至大街小巷，权利更迭的时代，多事的「二战」很快进入了尾声，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上捷报频传，预示着汪伪们的时日不多了。

汪兆铭去世的第二个年头，正值七月十五鬼节那天，每家店家的门口和每条弄堂的前面飞舞着纸衣纸裤，这仿佛成了铁律，碧城站在檐廊处神情显得恍惚，这一年她消瘦了不少，谢绝了一切登门拜访的客人，

每天只有小倩拿着凭证去外面兑些米粮，碧城也不过问外面的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只是不难看出小倩近日来的表情显得有些难堪，小倩走到碧城的身边唯唯诺诺地说道：小姐，外面的米粮都涨到 6 万一袋了，你可要早做打算呀！

碧城说道：不是月底会有兰成先生送来的救济粮吗？

小倩道：小姐，你可能不知道外面的时局，美国人在日本本土投了两颗原子弹。

碧城听小倩这番说辞，默了声，自个儿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屋内......

（四）

毛阿四猛地闯进报社来找胡兰成，胡兰成闻讯出来，只见他的胳膊上挂了彩，鲜血直淌下来，滴在地板上，凝滚成一滩血。

胡兰成神情慌张地问道：这是谁朝你开的枪？

毛阿四嚷道：快给我手巾。

胡兰成把一条白手巾递予他，毛阿四嘴里咬住一端的手巾猛地一扎，打了个死结，那鲜血瞬间渗进手巾染成血色。

毛阿四额头冒着汗珠，粗喘了两口气，说道：日本天皇今日宣布投降了，虹口道场的日本兵气不过，拿我们 76 号出气，骂我们是支那猪，还朝我们开枪，不少同志都栽在日本人的枪口下，我是好不容易才虎口脱生的。

毛阿四原先是青帮的头目，后来归降了日本人，做了 76 号的特务。

胡兰成听闻他的这桩如实所说，身体瘫软在座椅上，胡兰成显得六神无主，目光略显呆滞，只顾着自说自话：快，快带上碧城，我们一起逃。

毛阿四回应道：带上碧城一个女流不方便，又不能做日本人的挡箭牌，带她何用？更何况汪副主席已经仙逝，日本人是不会买一个死人的帐的。

胡兰成觉得带上碧城是有用的，以为日本人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过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，于是说道：汪先生待我不薄，对我有知遇之恩，若没有他的眷顾就没有我胡兰成的今天。

毛阿四无奈地摇头说道：我是先走一步了，我在乡下还有几房亲戚可以投靠，若你需要我帮忙，到时候不妨来找我,说完一溜烟就跑了，胡兰成跑出几步路，本想追回他还有事情和他交代，他却到好，连个鬼影子都不见了。

兰成感觉自己额头灼热一般，象是发起烧来，这一日头便昏昏沉沉的，于是立即动身回家，他摇晃着身子踉跄直入家门，只见院子里散落着丢弃的杂物和石块，门窗的玻璃碎了一地，心中顿时冒起一团怒气来，然而又不敢声张，只能四处寻觅起爱玲来，发现屋内没有她的人影，

兰成急了，忽然发现桌上留有一张纸条，纸上写着：兰成，今天几个不知名的爱国学生朝我屋里丢起石头来，还有人搬来粪缸说要活淹了我们，口口声声叫骂打倒汉奸，我已从后门安全脱身，若要寻我，去张妈家。

时至深夜，胡兰成这才赶到张妈家，爱玲背对着兰成佯睡，兰成轻身走将过去，伏下身来，耳语私鬓地说道：爱玲，我回来了。

她假装没有听见，兰成洞察她的鼻息，她的胸部急遽起伏，象是在吞咽什么不容许哭出来的眼泪，兰成用额贴了她的脸庞，湿的那片飞溅入兰成的唇角。

「兰成你回来就好」片刻她才轻声唤道，眼角是一滴泪滚落，重重地打湿在兰成的额，兰成心里觉得沉重。她又转过身来从被窝中伸出手臂，紧紧的搂住兰成，她整个人都在颤抖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兰成宽了衣裳，并头和爱玲睡去，这时外面传来一阵打更声，他像一只惊弓之鸟猛地翻身起来，爱玲说道：这是打更声，你听......这时外面传来打更人低沉的呼叫声：「家家户户小心火烛......家家户户......」，这声音有远及近，又随着打更人的渐行渐远，只剩下孱弱的余声。

兰成回过头去问爱玲：我们那个多久没做了。

爱玲道：我也记不清了，有快两月有余了。

兰成翻身搂住爱玲，咬了她的粉脖，却又觉得头脑发胀，显得力不从心，兰成低声唤道：我想明天的米价要涨到八万元一袋了。

爱玲轻声怨道：我们夫妻恩爱，你却说起米价物价来，岂不令人扫兴。

兰成叹了一口气说道：爱玲我们还是离婚吧，我给不了你幸福，现在时局动荡，我又顶着一个汉奸的帽子，你跟我是生存不下去的。

爱玲把身子侧在床头一边，望着窗户外的启明星，回忆起孩提时代的情形来，儿时乡下的仲夏夜是多么的美，夜空时常星罗棋布，如今回到旧地，却是一副苍苍凉的晚景，树木像个秃头老，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，屋顶的瓦片在夜光的衬托下泛着泪光，只有那颗启明星，在幽暗的夜空中划出一盏明灯，仿佛给人捎去希望。

她回过身来抱了兰成许久便松开了，低声道：说吧，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，以前从未听你这样提起过离婚。

兰成道：汪副主席再世时对我不薄，他吩咐我要好好照顾碧城。

爱玲狠狠地拧了一把兰成的胳膊，哭到：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，倒是要这样瞒着我。

兰成道：是你多想了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

爱玲道：不要说了，我给你时间让你做一个选择，要么选择她要么选择我，你现在就可以走了，反正我现在不想见你，等你想明白了自然会回来找我。

爱玲不曾发现兰成身体抱恙，只见他穿上衣服，在屋内踉跄了几步，随即轻声把门合上，却不曾和她有片刻留步。

（五）

日本战败以后，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，清算汉奸就指日可待了，胡兰成自知不能连累家人，于是再也没有找过爱玲，而是自个儿隐姓埋名，在外边跑起了单帮，置办些小生意。

时下学潮涌动，社会各界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一浪胜似一浪，国民政府立即成立了「除奸警察大队」，肆意搜捕一切嫌疑之人，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，胡兰成处处谨慎小心，有巡捕几次三番来询问他的过往，他却能瞒天过海，几番化险为夷。

然而碧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隔壁的武太太有一次和小倩聊天，小倩心直口快的性格自然是露了碧城小姐的底细，武太太毕竟是见过世面的，自知碧城身份的轻重，武太太自有她的盘算，戡乱时期，百姓的日子那叫一个煎熬，武太太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消息，说是只要举报隐姓埋名的汉奸就可以获得国民政府的奖励，于是便起了歹心，告发了碧城。

碧城其实和汉奸是粘不上边缘的，比起那些杀人越货，逃到大城市来的伪保长，伪乡长们，碧城压根就排不上清算对象，那些手里沾满同胞鲜血的汉奸，但凡有点关系的，熟络下人际关系，献上一些银元也都洗白了，唯独这汪碧城，是偏偏逃也逃不掉，躲也没地方藏。

汪碧城不是汉奸便得定性为汉奸，这是政治的需要，汪兆铭虽死，其

政治影响力尤存，碧城作为他的血亲，自然是脱不了干系，加上她接受过日本的教育，扣一顶汉奸的帽子就显得顺理成章了。

碧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人出卖了，她自己未曾料想，终有一日自己的身份会和汉奸扯上关系，碧城不晓得世道艰险，更何况摊上这种事没有钱打点是万般不行的。

忽有一日，除奸大队一班人马突袭了碧城的石库门宅邸，带头的是个黑脸的胖子，那胖子带着痞子气，分不清是兵痞还是流氓，嚷道：谁是汪碧城。

碧城和小倩闻讯，从厢房里走了出来，小倩应道：找我们家小姐做什么。

带头的「黑胖」脸上挂着猥琐的表情，走到碧城的身前打量了一番，啧啧赞了一番她的水蛇腰和好脸蛋，淫笑道：不去做舞女可惜了，来人把汪碧城带走，从今以后这房间里的金银物件，一律充公没收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碧城没有防备，一班人要硬拖碧城走，碧城和小倩抵死不肯松手，姊妹十指连心，手指互相打着结，碧城哭嚷道：小倩，去找胡先生，他一定有办法。

终究她们寡不敌众，加上一介女流，力气再大也大不过男人们，自从

碧城被带走之后，小倩四处寻觅起胡兰成的下落来，可是胡兰成自身难保，他是否又会出手救碧城呢？

（六）

小倩四处打听，听说管事的姓祝名鸿才，据小道消息说：只要交足了保证金，碧城小姐就能放出来。小倩想起当年碧城小姐对她的好，便把一只翡翠玉镯子赠予了她，时下这只手镯仍旧戴在自己的手腕处，小倩回想起旧时的姊妹深情，不觉眼泪扑漱漱落了下来，虽说舍不得这只镯子，然而救人要紧，于是当了些银元，时下办什么事情，法币是不及银元管用的。

小倩先是自个儿找到祝鸿才，希望祝局长能够惘开一面，放了自家的小姐，小倩也没有行贿的经历，不知如何行贿的套路，还未等祝鸿才开口，就自个儿掏出一袋子银元来，她单纯地认为，只要贿了银元，自家的小姐必定能安然无恙地放出来，孰不知这行贿的事是有套路可循的，光打点一个人又怎么行的通呢？

小倩见竹篮打水一场空，于是根据小姐遗留下来的通讯线索，找到了胡兰成，胡兰成得知碧城被逮捕入狱，心中尤为痛惜，自责道：我这是辜负了汪副主席的嘱托，碧城小姐若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便是罪过的

了，当初我就应该把你们一起带走。

这时胡兰成的脑海里便想起一个人来，她便是鼎鼎有名的交际花「陆曼贞」，胡兰成拍了下自己的脑袋，对着小倩说道：我怎么把她给忘了，若她能出手相救，碧城必定有救。

翌日，胡兰成去「俞记客栈」的俞老板那里筹备了几棵上好的西洋参，又精心挑了些上好的绸缎准备给曼贞小姐送去。

兰成先是来到扬子舞厅，向服务生询问起曼贞小姐的下落来，服务生说道：舞台上唱「玫瑰玫瑰我爱你」的便是，只见舞台正中央站着一位聘婷玉立的女子，一旁的「阿娜拉斯」大乐队正在奏着配乐，兰成瞧得清楚，只见她拥有一张薄薄的瓜子脸，颜色粉嫩白净，下巴尖俏，那张娇小玲珑的嘴时开时闭。她用的唇膏是时下流行的玫瑰红，脸的当中是一条笔挺的鼻梁，犹如白玉茎。眼睛随着音乐的节奏时睁时闭，蛾眉淡扫，简直生的妩媚动人，两排浓密乌亮的长睫毛在舞美灯光的作用下闪烁着，翻卷的睫毛昂藏无尽风流。

演出结束后，曼贞回到卸妆室，顺手从服务生那里接过「姓名贴」，只见偌大的「胡兰成」三个字映入她的眼帘，曼贞心中思忖：怎么会是他。

原来曼贞曾经是胡兰成的坐上客,「汪伪时期」两个人私下关系暧昧,曾几何时,曼贞便成了胡兰成的情妇,后来汪伪政权倒台了,胡兰成不知所踪,曼贞又投靠了警备司令部顾军长,做了他的姨太太。

然而顾军长生性风流惯了,那家伙自然是不管用了,曼贞知道若自己没有一个子嗣,早晚会因为自己色衰遭致顾军长的抛弃,曼贞想起胡兰成心中便生了一计,一个荒诞的念头闪过:何不「借精生子」?

曼贞约胡兰成来到自己的私房处,兰成应声邀约,一进入门来,只见眼前的陆曼贞和舞台上的她判若两人,她穿着一件蓝底小白花的布旗袍,手腕处带着一块腕表,看上去倒象是一位小学女教员。

曼贞说道:多年不见了,你可有曾想起过我。

兰成惭愧道:奈何世道不安稳,我自顾不暇。

曼贞轻笑道:好一个自顾不暇,这次来找我什么事?

兰成直言不讳地说道:我想请你救帮我救出汪碧城。

曼贞瞥了他一眼,阴阳怪气的讥笑道:怎么,汪某人的外甥女成了你的姘头了?

兰成强压抑愤怒的情绪,说道:我这次来是有求与你,而不是被你来奚落的。

曼贞站起身来,双手叉腰,气道:我背给你听,“吾妻曼贞,并蒂于约,誓与岁月求静好,以示两情缱绻之决心,使现实者复归于情,怀疑者复归于信。这是你当初写给我的誓言,好一个负心的胡兰成,曼贞双手紧握拳头,对着兰成的胸口一阵波浪鼓似的捶打。

兰成见状，猛地抱住曼贞的腰，用力一提，曼贞的身体便被腾空使不上力了，兰成又把曼贞抱到沙发上，强行用身体压住她，使得她动弹不得。

兰成便道：你闹够了没，我这次来是真心求你事的。

曼贞道：你让我帮你未必不可，只是今天得便宜你一件事情。

兰成追问：便宜我什么事情。

曼贞道：我的处境想必你是知道的，那个老顽固风流惯了，身下那把枪是不管用的，而我需要你帮我生个儿子，都说你们男人可以找女人借腹生子，这次得便宜了你。

兰成道：荒唐，我们现在又算是什么关系，何况若被顾军长发现，你我是要掉脑袋的。

曼贞道：这忙你帮还是不帮

兰成答道：掉脑袋的事情我不帮。

曼贞不顾羞耻，撕扯起兰成的衣裤来，兰成慌道：你要做什么。

曼贞一边强脱兰成的衣服，一边硬是解了他的裤带倒骑了上去......

完事后曼桢讥笑道：现在害怕掉脑袋吗？我的胡先生。

兰成道：你现在可以告诉我，如何救碧城了吧？

曼贞整了整褶皱的旗袍领子，说道：听说她身边有一个侍女，叫什么小倩来着，让她去顶吧。

兰成道：这怎么可以，不是害人性命吗？

曼贞穿上了高跟尖头小皮鞋，摇着身子走到门后边，说道：这也是我唯一能帮你的办法，至于她愿不愿意我就管不着了，说完合上了门，

自个儿叫了汽车夫去了顾公馆。

（七）

胡兰成又回到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城市，街道上挤满了小贩，杂耍和马戏表演，衣服褴褛的小瘪三正伸长着满是脓疮的手，一边向路人沿街乞讨；时而又有一群学生走上街头，高喊着：「反饥饿反内战」，旁边则是一群黑压压的警察围住他们，这难道就是临近新春的场景图吗？兰成扪心自问。

时局动荡的年代，人民无心过好年，每个家庭都有一顿无限惆怅的「离散饭」，这年还是不过好，又有多少家庭要在除夕之夜伤感呀！祸起战乱，又有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肢解着社会的脉络图，又重新扭曲在一起组建着变态似的家庭，那个年代，人都是变态的，所以为了求生，一切的想法都是变态的。

胡兰成神情显得沮丧，他来到小倩的住处，对着小倩说道：该走的关系我都走了一遭，要想救出碧城比登天还难，唯有一个办法可行。

小倩急切地追问道：什么办法你到是快说呀。
兰成便道：那就是顶包，用你的人头换碧城的人头。

小倩听了兰成的办法，起初觉得惊世骇俗，后来似乎又想明白些道理，反倒淡泊起生命来，想想自己活在这个时代亦是悲凉的，一个「上诈下愚」的社会，人心亦是叵测的，从北伐到抗战，又从抗战到内战，百姓的日子不曾有过片刻安稳。

心宇将灭万事休，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当年汪副主席演讲时的「和平运动纲领」，小倩似乎明白了一切：淡淡地说道，那就用我顶包碧城小姐吧。

是该行刑了，狱警来到关押碧城的牢房里，问道：要上路了，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的吗？

碧城说道：我想弹奏一曲肖邦的圆舞曲。

狱警道：这里不便有什么钢琴，只有唱片机，你若想听唱片，我们放给你听，听完就好上路了。

碧城点了点头，这时留声机里传出悠扬的琴键声，碧城闭上双眸静静的聆听，脑海里又浮现出南一辉老师的影子来，这是他最后一次给自己弹奏的肖邦圆舞曲，他的指尖飞快婆娑，酣畅淋漓，钢琴触键的音色是温暖的，如同午后清爽的阳光沐浴着她的心房，他的琴键扣动了少女的情窦初开，然而这一切亦都是没有结果的。

南一辉的钢琴独奏声结束了，他的目光游向靠近阳台边上的日记本，碧城观影着他的一举一动，他走向哪里碧城就跟跟在他的身后，南一辉翻看日记本，只见里面夹着一张他与碧城在玫瑰园时候的合影，照

片里的碧城显得有些腼腆，把头微微的伸向南老师一侧的肩膀，南一辉转过抚摸了相片里碧城的影子，一滴泪滚落了下来，又抬头望见玻璃的反光面印着碧城的影子，这一幕让他想起了在日本和美智子离别时候的情形，美智子的神韵和碧城如出一辙，仿佛美智子又活了回来，若没有战争，想必美智子不会和他阴阳久别，南一辉转过背来,对着碧城说道：我该回日本了。

碧城显得既惊讶又茫然，问道：什么时候走，怎么那么快就要走了。

南一辉勉强笑道：是呀，不过我们还会再见的。

话音刚落，南老师伸出臂膀，搂住碧城的肩背，在她的额头轻轻一吻，碧城吃了一惊，抬起头望着南老师，只见他的双眸泛着泪光，似乎有许多话想说却又不能说，只是临别之际说了简短一句话来：我想你是不会懂曲中的缘由的。

碧城显得既吃惊又惊喜，她琢磨着这个南老师吻别的含义，这个吻究竟是代表「师生情」、「友情」、还是「爱情」？正当她沉浸在幸福的喜悦之中时，南老师却提着行李箱离开了琴房，碧城眼睁睁地望着自己心爱的老师离去，心中翻涌着「五味杂陈」，她是多么想飞奔上去拥抱住他，恨不得把他捧在自己的手心里，再也逃不掉，然而她却连敞开心扉想要表白的勇气都没有，对于她来说，离别显得是这样的唐

突和慌乱，美好转瞬即逝。

碧城回到了现实的场景里，她被押送至刑场，然后眼前一黑，后面发生的事情她亦无从所知；太平洋的彼端，南一辉为他的「法西斯著作理论」付出了生命代价，他被处以极刑，这位双手从未沾染过鲜血的日本思想家，碧城的音乐启蒙老师，却因为生前著作的「不义之思想」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。

故事到了结尾，碧城是活了下来，乱岗上的坟头，没有蒲松龄笔下凄美的女鬼故事，反倒是现实之中开了一个荒唐的玩笑，那位默默无声的小倩姑娘以死衬托了大人物的悲凉，然而祭奠她的人，不是碧城，也不是胡兰成，而是广大读者朋友们。